



【回味无穷】

月台上的美食诱惑

□许志杰

早的时候，每个大火车站的月台上都有卖食品的售货车，所售食品以当地名优特产为主，品种不多，都很有地方特色，广受乘客的欢迎。像德州火车站的扒鸡，我坐火车曾经路过几次，每次都想买一只带回家解解馋，却因车上旅客太多，挤不下车而作罢。有一次在德州站好不容易下了车，排上队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扒鸡卖完了，失望至极。不过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闻到真正德州扒鸡的味道，香气四溢，真想撕一根鸡腿放到嘴里，该是何等滋味？后来有机会公干到了德州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排队买一只热气腾腾的扒鸡，带到宾馆大快朵颐，如愿以偿，回味无穷。

胶济铁路线上的几个大站，如济南、张店、坊子、青岛都有售货车。好像在济南站买过面包，青岛站买过高粱饴，张店站记忆最深的是炸肉饼，坊子站最抢手的是火烧，还有一种就是炸麻花。站台上这些好吃的东西，可不是有钱就能随便买到的，那是乘车旅客的专供食品，而且每位乘客购买数量受限。以德州扒鸡为例，每位乘客限购一只；张店站的炸肉饼，限购两个；坊子站的肉火烧限购两个，麻花两个，两者不能同时兼购。当时实行的是凭票购物制度，割猪肉需要肉票，买烧饼要粮票，估计在德州的市民买扒鸡也有票制。站里的月台上就无需肉票、粮票之类了，只要核对车票，每张车票购买一种食品。

月台上的这些食品类的东西，一般说来都有相当的质量保证。同样是火烧，坊子站里买的跟大街上火烧铺子打的，不仅个大价廉，口感也区别明显。倒不是说街上打火烧的铺子从中做了什么手脚，用料不精，而是在短缺经济的困难时期，主管部门很难保障面粉与肉类的正常供应，甚至忽略了对质的要求。正因为此，站台上售卖的食品就成了绝对的抢手货，乘客不想放过不知多长时间才能坐一次火车的良机，一定要买一点自己平时买不到的东西，带回去与家人分享。对于那些平时没有机会坐火车，无法享受站台购物特权的人来讲，更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。还有就是价格低于市面。坊子火车站的火烧，每个五分，一包四个，共两毛钱。后来加了肉火烧，卖价一毛，麻花一毛，比市价低一分或二分。

第一次吃上方子火车站的肉火烧，纯属偶然。我在坊子读中小学的时候，每天的上学路线必经火车站，若是从通过车站到学校，每天一个来回，至少可以少走一公里，要不然就得绕道而行。那会儿车站管理非常严格，进出两头都有专人把守，“闲人禁止入内”。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在火车站上班的工人有一个很隐蔽的边门，他们到此顺手推门，闪身而过，然后再把边门带上。观望良久，并未发现看门的人。一天下午放学，我和一位同学行至于此，四周无人，于是瞅准机会推门而入，竟然得逞。一路小心翼翼慢慢推进，不仅没有出现异常，还有一位骑车前行的长者给我们打招呼，原来是在火车站上班的自家大爷。我们乘势而行，正巧一列客车徐徐进站，是济南开往烟台的。只见站台上人头攒动，有刚下车的，也有使劲往车上挤的，很是热闹。忽见站台里边还围了一圈人，靠前一瞧，原来这是一辆售货车。有人买肉火烧，有的买炸麻花，散发着阵阵香气。

就在我俩准备离开时，忽听售货员喊，小孩，剩下一个肉火烧你们买了吧，下边没有白天的车了，热乎乎的，一毛一个，不要火车票。我们凑了过去，

看到肉火烧，一下子勾起我的馋虫。这时候如果不吃了这个肉火烧，肯定是走不了六里路回家的。平时想买进不了站，机会难得。我掏出兜里攒了很久的两毛钱给售货员，人家找了一毛给我，还说，不要让别人看见。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，我抓过肉火烧就是一大口，回手又给同学咬了一大口。我一口，他一口，瞬间，一个大肉火烧没了。估计连售货员都没看见肉火烧是怎么被消灭的。

成功的尝试鼓舞了我，后来又翻墙进站买了一次炸麻花，这次却是充满了惊喜、感激，对我来说还是一次“难受”的记忆。坊子站北有一个粮食仓库，忘了是哪年的秋天，我跟着几个成年劳力去粮库送公粮。这活算是出公差，每人有两毛钱的午餐补贴。多数人不舍得花这个钱，都是带回家攒起来。几个没有成家的人，不知柴米油盐贵，听我说了上次买肉火烧的经历，决定再碰碰运气，到站里买油炸麻花吃。粮库与火车站一墙之隔，我们互相拉一把就成功翻墙进了火车站。掐着时间，等到中午12点多济南到青岛的火车到站前，迅速潜伏到站台一隅。火车进站，上下车的旅客经过短暂拥挤，站台上很快平静下来。一辆离我们很近的售货车上，放了不少刚炸出来的麻花，看上去这位售货员大姐也非常和善。再不买，火车就要开了，就不卖了。躲在墙角的我们互相使眼神壮胆，忐忑不安地一起走向售货车。不承想，还没等我们没开口，售货员大姐先跟我们搭话了，是到粮库送公粮的吧？又听大姐说，你们把自己种的粮食交给国家，自己不舍得吃，铁路工人太谢谢你们了。听了大姐这番话，刚刚还紧张的心一下放松了，我趁机说，我们中午还没吃饭，能卖给几根炸麻花吗？可以，你们买几根都行，大姐说。当时的炸麻花一毛一根，每人两毛，正好两根炸麻花。大姐倒是说了可以多买几根，但囊中羞涩，只好放弃难得的机会。

我们边撒边吃，还没翻墙回到粮库，两根麻花就进肚了。到了粮库，伙伴们还沉浸在享受美食的喜悦中，我却不知为何突发症状，浑身难受，上吐下泻，躺在了粮库的屋檐下。直到交完公粮回家时才缓过劲来。为什么出现这样难受的状况，至今尚未破案，但看见麻花就会条件反射，大概五十年没敢动它了。或许一副常年与地瓜干、玉米面打交道的肠胃，冷不丁气势如虹涌进两根油炸麻花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着实受不了，因而出现强烈反应。想来这大概是当时身体不适的原因，就像内地人到海边吃海鲜闹肚子，是一个道理。

现在看肉火烧、炸麻花算不上什么美食，但其当年的诱惑，绝不逊于今之山珍海味。随着火车不断提速，以及大家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，售货车退出了热闹的火车站台。当年欲求不得的德州扒鸡上了高铁的售货车，想吃就买。车站售货车其实是一道很美的车站风景，它对当地风物特产的广告宣讲起了极大的推广作用，很多人就是因为在了月台上买了某种食品，留下深刻印象，因而记住了那个地方，记住了那个好吃的食品。火车越跑越快，乘客对于沿途的风景目不暇接，无法亲身体会当年我们乘坐慢车所收获的乐趣，同样也失去月台上美食带来的幸福时光。

想起坊子火车站上的肉火烧和炸麻花，就想起那两位售货员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，他们的善良与照拂如一束永不熄灭的人性之光，一直在眼前闪烁。很显然，味蕾记住的东西，比脑海来得更加牢靠。

(本文为高级记者、媒体从业者。)

□王刊

吴幸在《红岩》2024年3期上发表了《关公与桃花》，该小说在人性幽微中呈现出丰饶的审美性，颜值一观。事关商场暗战、地方传统文化，选材体现出异质性；在技巧上巧设悬念，为阅读蓄势储能；又使用修辞，关公象征了忠诚和情义，桃花象征了友情和美好，雕塑的断指暗示了友情从合走向分，小说的审美空间进一步开阔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篇小说能让人重新审视什么是现实，作家应该凝视怎样的现实。

两个同村好友大伟和志坚，志坚会绘画和雕塑，被村镇里的头头脑脑们看上，常让他去接一些活，志坚就带上大伟，并给他分利。为了激活传统文化，村上准备雕塑关公像。大伟在关公磨刀节表演耍大刀时，笨重的青龙偃月刀不慎脱手，看着就要伤害无辜，志坚在化解危难时自己受伤，并留下后遗症。在治疗过程中，两家生了嫌隙，大伟一家搬离了村庄。后来，大伟女儿和志坚的儿子供职于同一商场的两家电器公司，在促销节上两家公司发生了矛盾，志坚的儿子本可以用卑劣手段让商场开除大伟女儿，但他不愿意这么下作，而是用智慧和对话化解了矛盾。小说里这一对父子释放的善意，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坚守。在这点上看来，跟凯雷特的《谎言之境》是契合的。《谎言之境》写一个经常撒谎的人经由石头下的洞口进入地道，在那里遇见了以前自己谎言里的诸多主人公，他们都变成了谎言里的样子，生活困顿，蒙受苦难，最后那个撒谎的人内心觉醒成长为善良的人，只撒善意的谎。

显然，这两篇小说并没采用批判的立场。有些文学构筑的世界充斥着复杂、阴冷、不道德，毫无清朗之风。看这样的作品，让人沉重，甚至愤懑，觉得人间不值得。作家要直面现实。小说是在现实的土壤上长出来的，即使是那些幻想性的作品也不例外。事实上，现实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。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写得深刻，深刻可能来自极度的“黑”，也可能来自极度的“白”。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们塑造了一大批干净的灵魂。托尔斯泰是这样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代表。这些灵魂，能长久地感染人。感染人，这不也是文学的一个使命吗？

沈从文生活的时代远逊于今天，但他给自己笔下的人物起码的尊重，他们身上的光芒能照亮每一个阅读的人。汪曾祺穿越黑暗的岁月，但他捧出的却是纯净的人性。

同处一个时代，蔡崇达《命运慢跑团》(《人民文学》2024.03)通过对两对父子的书写，表达了父亲的隐忍和奉献，让人感慨，引发共情。

这不是可以说，文学反映怎样的现实，反映哪一部分现实，这取决于作家看待它的方式。

现实是多样的，文学的使命也各有不同，作家要留下的文学遗产除了在批判中引人思考，期待价值的回归外，还需要用文学的光亮给人以希望，就像鲁迅的《药》里坟头的那把花圈和离开故乡时在愿欲中生出的路途。

一句话，作家既要用手术刀剔除腐肉，也要高擎火把照亮他人。

(本文作者王刊，原名王戡。巴金文学院、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，鲁迅文学院第36届高级研讨班学员。)

【文艺观澜】

作家应该凝视的现实